

卷之四

尊拙堂文集卷之九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尺牘上

啓高存之

待事更可駭異其論起于君子自相攻擊小人巧于
簸弄此毒若發定難收拾弟意山中一局似較穩今
恐一網打盡矣病根在士大夫于功名富貴一念洗
滌不盡做官之意重于爲國是非胸中原無定評世

道大機括原不曾開眼于局外看透所以小人得肆其奸天下無真學術無真豪傑此膏肓之疾也丈以爲何如段黃門啓兄可以顧先生處取覽真令人短氣此際何藥可救何人可任幸深思之

又

吉水公爲計典發憤意兄之力居多差爲林下人吐氣天下事須從根上批繩是非方定今一切含糊從虛體面調停彼此尚扯不過何望賜環卽苟且出山

亦立脚不定然吉水公苦心不敢不心感也當事者之沉閣弟久知其有此從中借題目沮撓者乃吾黨中人其然豈其然乎當道之持公論與吾輩自處原不同老嫠婦尚欲塗抹脂粉夾帶俗情一動念便不是真君子孟子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何如一刀兩斷弟妄不自揣欲堅守舊時面目生可以見吾兄劉念臺死可以見顧先生陳思岡逮確齋劉練江諸相知足矣三公九卿能得幾時受用况欲違心勞

拙思之可歎可痛吉水公初疏有吳亮嗣何也解者曰或是吳亮我亦不解何不以通州公段幻然易之國家之事已入膏肓最可切齒者公太史疏云護東官者謂之小人不護東官者謂之君子念臺近啓云攻江夏者謂之小人護江夏者謂之君子反覆朗吟不覺潸然泣下此是目前病根若乃武備之倒塌墨吏之縱橫運道必阻絕南北必鼎沸朝野無一安枕行足處皆屬標症真是無可下手新經畧何以了局

危乎危乎通州公幸矣衆小人耽耽求爲江夏且不
可得此老局外必有長慮矣魏黃門幸爲我致意乞
卽以此商之吉水公吃緊事在明年大計大計吃緊
在臺省之長并考功丁巳計前先以意中人極有辣
手者布置要緊關津今節鉞而旋敗者是也人事已
無可望只有天可憑徐可求之殺奢香乃替天行道
者爾近日藉口懲貪然大計考選時價反踊貴何也
弟意懲貪辟如禁賭禁賭全在庄家貪吏之庄家乃

臺省之最有力最巧滑者也溥上素與烏程水火此來甚危弟之欲照顧烏程蓋借以制歸安平湖江夏崑山也此中線索近于念臺處始了然兄須于大計後方可脫身不然吉水公失左右手矣此關係世道令弟事其小者且無能鱣兄也會福清公萬無及弟也

又

起廢事山中人自處與當事者持議不同辟如老嫠

婦一生名節正在此處立脚若稍失足便不是正人君子便是世道一大蠹稱出山者別一前輩囑曰還我舊時面目近會劉念臺曰東林已盡出山矣留兄一人靜鎮之亦是勝着弟自反徒有直腸傲骨却無幹濟實用又况衰老多病兄不必以俗情爲弟躊躇也并以此意致高邑先生何如

又

近來公道不明臺省恣肆或小人而詆君子或小人

詆小人以媚君子而君子時爲其所誤此等人常看
世局何如君子在上彼卽來奏君子之趣異日翻局
者必此等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豈虛語哉吾邑石
令公之清近世所無其才畧心事似宜銓省須高邑
公放出大手段方可持正論也漢陽有李若愚是溫
州推官亦極清真心正氣足撐持宇宙人而一塵不
染特其小節所不足者廉之一字橫于胸中微露圭
角遂爲同官所忌幾至不免漢陽初爲太宰或問之

曰清謹人也曰清謹善乎曰清謹必無善狀矣曰何
故曰新安曰廉有分辨也單清恐于世局人情無所
辨別謹則大頭腦處必不能擔當漢陽一生結果盡
此矣故曰其識力甚大也爲李官所平反死罪五十
餘人軍罪近二百人上官亦以專行厭之置一官于
度外甚矣獨清獨醒之莫容也台州張太守允登操
履清慎事事認真不肯一毫放空此治餉之選也精
明果毅不把國家事做人情亦未可多得今以遼餉

至削籍聞其餉金業已盡解布政司有批迴可証今特爲周延老所借朦朧以少七千金坐之得罪獨重此等事無一人爲之鳴冤則愛官者必借敲扑以自救在在盜賊攘臂而起弟甚以爲憂至如章允儒之于華亭多方曲處百姓不知有遼餉人亦莫知其苦心去後每畝加餉銀六厘半矣又如畢見素之於七閩適按臺崔爾俊同心將餘銀并贓罰奏完餉金人亦莫知之者此事須實心調劑委婉曲處則公私兩

利紙上條陳不得一條陳便生出許多弊病好名好官者依舊口說蠲餉百姓膏髓日竭但使實心做事者暗暗去清楚百姓方有益人皆興起做好官又聞二十年内所蠲免錢糧皆是奸吏私下入已若有人肯一一清查遼餉原不消加得然不可只形之紙筆也平湖令顧國寶持正不阿小民德之豪右仇之治劉廷元甚快其守亦石令君之下此後來之有骨力者也高邑與渭南同心秉權若得惠元孺魏廓園任

吏戶垣長卽可選諸科之長有名臺長南中如王允
成北道如鄭宗周陳宗契崔爾俊畢懋康操察吏之
權則考選一事自然妥當銓曹諸郎但得周蓼水石
雲岫爲政不必拘定年分資格弟欲目前二老彈壓
羣小慰衆正之望一片大文字如數十年前廉吏許
惟新石崑玉沈應奎陳幼學曹珍兄弟王在公莊大
化超級陞擢上者銓衡次亦九列風示海內卽不出
山亦應加銜致仕商彝周鼎令人聞風景慕又如窮

貪極惡必一一按問籍其家貲治以重罪又如臺省
最貪者尤宜重懲清卿美秩方岳重任豈所以處小
人之尤今日二老在國家爲千載一時其自効亦千
載一時已錯過數月矣機不可失時不可再第思之
中夜不寐又安得聽命于二三庸曹虛度光陰哉弟
所欲効忠于二老盡此矣區區一官真如淡蠟空花
何足掛齒頗不欲輕通姓名者懼有乞憐之嫌也幸
致意

與劉念臺

目前杞憂有二一則朝鮮內變挾倭入訶天津登萊必有剝膚之災士大夫旣以逃爲得策廉耻盡喪卽宋李若水亦不可得何況宗忠簡一則東南骨髓竭矣必破格獎用廉吏痛懲貪墨或可稍救十一如吉水主計時追贓提問如江陵故事竟成畫餅目今仕途畢竟貪墨者討便宜實心任事一塵不染者受虧土崩之勢已成可柰何弟所日夜焦憂者也高邑公

近日覆李尋仲侍御疏真頂門一針但恐公論推重小人愈側目翻爲涇陽固壁壘恐此老亦未得久安身爾弟向會吳門諸相知知時局所以寬江夏者全爲南昌相公南昌於起廢及救館中兩正人頗有一臂之力至其用江夏則罪在宗社功小而罪大并漢陽公專爲江夏令移鎮山海關內若豫爲彼逃竄地罪直可斬也弟若會存之必反覆辨論是非此處不清楚何名清議幸兄與諸相知虚心詳究之至於三

王並封之說太倉陰卸罪于趙少宰沈銘續時對人
言之南潯公至刻之小品中太倉之險刻借吳鎮絕
婚事乘少宰將大拜上書闕下諸大老俱攘臂而起
李襄敏且以此去國其心事路人所知豈有三王並
封如許大事此老反爲少宰諱耶太原父子必欲左
袒福王力阻東宮之封其親筆告天文已爲王澹生
所得澹生將死親付黃賓王此賓王與弟面言之者
此亦豈少宰所從史耶兄宜面詰賓王或卽令賓王
出其書示修史諸君爲異日左證少宰之灰不復燃
矣弟安所左右袒正爲天下萬世存此一段公論吉
水所謂是非之心不必大明弟攘臂浩歎正謂此類
也不日當與文寧相公正言之兄會孫藍石王裏白
曹真予徐若谷魏震彝濮琢如卽出弟書面正之弟
以此得罪終身禁錮不顧也

又

鮑襄兄清介絕俗苦節淡心兄把臂後必知其概矣

其立朝大節大功莫過于持孝靖皇太后喪禮詳具
大禮始末中身後卹典如馮盱眙之謚吳益都之蔭
皆以礦稅然功在一方也况事關國本上壓神考之
威中迫貴妃之忌下奪浮議之紛紜苟非純忠定力
調停主持其間泰昌皇帝亦且不能瞑目地下豈區
區尋常易名之典延世之賞所能酬報百一哉此海
內士大夫所公知者至于歸田里居適光宗潛邸時
遣一中涓送銅佛於黃山私令其覘鮑郎動靜中涓

至寓鮑郎固却不願見不得已詭復於光宗問曰鮑
郎精神若何飲食若何叩首曰幸無恙又問曰果爾
撫按官何以不起用年餘又有以送佛至者帝注意
如初鮑終始不一見此一段光景正氣高標卓越千
古兄肯爲亡友發此大議論於朝乎凡謚非大功大
節必以理學此三者裏兄真無愧矣兄舊儀郎也不
得視爲分外事幸力任之祠司及臺省諸公俱乞留
意鮑生孤而貧不知當年舊交有垂盼者否弟言及

此淚涔涔下矣會高邑渭南兩先生卽以弟啓矚之
何如

啓趙儕鶴

薦向者出山溪以不及一會先生爲恨一官久已鷄
肋不足介介也時局遞遷風波變幻卽同志中意見
各分雖然止于意見之分猶可言也今之小人最巧
往往借君子以混淆是非局外者虛中以觀變自得
其解近讀笑贊二十八則微乎淵哉果一一出先生

手筆乎笑贊者是一意贊贊者又是一意刻笑贊贊
者又是一意各笑其所贊各贊其所贊世有慟哭流
涕者安知非笑笑贊者哉先生一切以斗酒消其塊
壘何如涇陽先生忽焉謝世東林爲世側目更甚正
人標幟唯先生與吉水中分天下唯先生爲道珍重
薦日者卜築山中不復問戶外事矣

又

薦受知先生二十餘年矣生平無尺寸豎立獨以涇

經一念或不至得罪名教則先大夫啓之也先大夫居官持身耿耿大節庶幾先民遺矩唯是偃蹇冷曹素心質行不欲爲名高薦落魄又亡能闡幽光是日夕所爲椎心泣血者也雖然世之不朽其親者半屬謾墓先生著作之場袞鉞之重必不以隻字假人二十年來忘年之契神交數千里外者迥出世調十百薦竊不自量敢爲先大夫乞一言于墓道之碑向託徐生布懇先生幸不我拒薦適有狗馬病濡遲者又

一年今幸不死謹百拜九頓以請唯先生憐而終始之

又

薦濩落十餘年無夢入長安久矣然竊有感于邪正消長之機也神宗皇帝以靜攝成釜鬻之勢新主御極章奏朝上夕報可彙征幾徧巖穴泰運方新而綱頽紐解邪氛轉熾其故殊不可解憶昔江陵吳門時以考功法驅君子顧盼亦有所畏巧借中旨時寬假

一二以塞人口年來權在羣小閣部反爲鷹犬間有
巧逢閣部陰爲中涓戚畹用者至曲護弒逆之克暨
掃除元良之羽翼而白日晝晦矣大獄兩請者目爲
耆碩賊私狼藉者一切抹殺而是非顛倒極矣尤可
嘆者辛亥翻局罪案復定丁巳主計相繼獲譴天若
明啓以廓清之路人猶堅執黨禁何哉蓋操柄者無
蒲州平湖餘姚諸公也玄黃之戰至癸亥又不可知
矣千古公案必立身門戶外恩怨不介胷中方開具

眼癸巳大計先生以霹靂手掃狐兔三窟寧捐一官
以謝小人浩然長往者三十年而邪終不能勝正聞
江南一二少年嘗搖尾乞憐陽納交先生陰行簸弄
之術終不能淆獨坐者定鑒薦是以服先生具眼也
君子小人如水火不相入好惡取舍如雷霆雨露不
相假借世有名附君子更欲調停小人所謂與不仁
之甚者也先生此出必且膺銓衡綱紀之任關世道
安危君子小人消長大機生平閱名勁節于此究竟

氣可以轉乾坤機可以奪鬼神宇宙在手何寇氛之
足云小子謬托三十年臭味所望先生者在陸莊簡
海忠介之上故敢直紆狂瞽蓋不爲一身爲世道也
惟先生採擇先大夫日夕待雄篇瞑目地下薦敬北
向九頓以請幸先生憐而終始之

上葉相公啓

薦戇夫也以有犯無隱報朝廷以難進易退報知己
而相公慰諭殷殷若猶惜其去者薦不去不足以爲

道抑非獨爲潔身計也區區之懷竊願有請焉國家
必不可撓者綱紀世間必不可混者清議閣下苦心
調劑不啻三折肱矣積誠而致行之九廟且式靈何
况主上何況衣冠縉紳薦不揆謬以爲相公欲求盡
信于天下人之心不若求信于賢人君子求信于賢
人君子不若自慊其好善之初念彼四顧躊躇以毀
譽利害憧然于胸中者其初念不自慊也伏聞閣下
惓惓求退長安人士且駭且疑而薦獨信相公之去

志甚真且決徒曰去之已乎非大臣終始相成之義
子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求以慊吾致身初念非
恚焉以一去塞責也雖然存一必去之志有所委曲
而不必其名有所直遂而不必其功何憂乎驩堯何
畏乎孔壬沂公之正色立朝也萊公之決策澶淵也
魏公之調和兩宮也涑水之力變新法也第曰爲之
在我者當如是爾彼其胷中不獨鷄肋一官也閣下
業已有其心矣顧猶若畏焉而不敢直任徬徨焉而

未或自慊天下不盡諒相公而相公更自以爲苦者
何也薦行矣濶惟善人一脉全在乎相公揆之今日
世變人心相公不任誰當任者今相公而以乞留之
心任不若以決去之心任其輕重得失必有分矣薦
受知甚濶故直以古大臣之道効忠左右伏惟裁幸

又

薦感憤時事故敢以裏言仰瀆台嚴極知相公苦心
與中間睽隔之狀然坐視而不蚤爲計蒿目焉而曰

姑爲調停而已則羣小愈得計而正人之勢日孤弱而不振元薦向日之所爭者紀綱也清議也國家舍此無以爲國君相而舍此無以把握鼓舞一世衆人救之于枝葉相公救之于根本天聽卽高積誠以動之而已過蒙札諭端此布謝并申區區未議目下少宰之推尤邪正消長大機也願相公留意天下事在堅其初念而已伏惟裁幸臨楮主臣

又

客歲牢騷出長安不及九叩堦下一謝相公相知相成至意惘惘而南數月矣杜門掃軌頗以自快然終不敢以巖穴之癖仰負國士之遇當今衆正係命惟相公一人富平公去羣小益側目爲身計必以遠引爲高而羣小日夕冀幸相公之去而不得必百計激之薦以爲相公今日宜靜鎮以觀其變相公調劑上下保護善類腸九迴肱三折矣辟之良醫已疾不必刀七卽使其默持左右無令庸師肆毒其功已鉅相

公試度此身一出長安夜半上出片紙以某某大拜
誰爲砥柱者乎自古聖賢豪傑所以鼓舞一世陶冶
人羣者有二一日風一日勢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勢
在我也千金買馬骨千里馬至者三則風之謂耳而
近日事機最急者又莫過太宰外論久有所屬中間
簸弄百狀相公能制其命必爲君子用乎不爲君子
用則爲小人用不兩立之勢也假令王洪陽先生在
事齊魯議論何至決裂如去歲者乎今齊魯清議之

宗在林下者孟納言一脉逮黃門中立柳直指佐宋
直指燾公太史磻薦曾與鮑祠部濬計之區區微意
難以明言而其吃緊正在今日今數公時見推矣而
旨不必卽下固或有尼之者然相公數年精誠必不
以目前釜鬻自解也卽上意終難回相公苦心上可
以告太祖列宗下可以收拾海內正人而聯其氣脉
握君子之風操極重之勢正古大臣作用惟相公留
意

報朱文寧太史

弟年來屢邁兒女之戚情況可知春初以大母高年擬陳情闕下今不幸復罹大故迂放之夫卽一丘一壑亦不得伸眉何敢有他冀使車畫錦弟方間居山椒絕不聞音耗足下不誅其疎節殷殷以尺一存慰弟幾非夫哉然麋鹿之性業已自甘長林羅雀之門忽驚故人雙鯉弟之抗志不足明其涇涇適見大雅汪度耳無聊中三復賢書淡服宗工鉅匠種種苦心

矯激一策尤中當世膏肓嗟乎世道茅靡有一夫焉不自量而特立獨行其間其力甚難而用意獨苦救焚拯溺勢不得從容矯枉過正裁足相準故矯之不能不激者時變然也尼父不作末流者不復睹中行蓋三十餘年矣同流合汙之士袖手旁觀談笑而責之曰彼惡且不中行也則其癖愈堅而勢滋激士患識見不真脚根不定真則必定定則一瓢一笠自有受用固不必藉雌黃于世吻亦豈必賈譽于千載之

後迺爲愉快哉弟已絕意世事是以直攄胸臆足下
謂山中客好譏評良然良然木奴千頭漸可容狂生
箕踞恐征求日迫民貧盜起山居片石更不得高枕
此足下當日之責也願努力自愛

又

雪水之會甚暢仰見相公虛懷然弟老且憊矣莫夜
分袂不能成禮相公或不我責也近會劉光祿云蒲
州行徑甚邪且弱而不振弟以爲弱而不振者以正
人輔之則正以邪人輔之則邪此其責在若谷玉陽
震彝真予諸兄矣轉移之機妙在委曲引之令人不
知而入吾圍此大豪傑作用也不然惟有急援耀州
爲第一義責亦在震彝諸公同心吾丈力任之而已
其曲折必與渭南潼關高邑公商之劉兄又云高邑
意亦在耀州此天相我也留意

啓熊壇石

仁錢二父母啓至矣敬奉覽夫劉祥之流移喪妻無

聊而女爲董德所拐也劉女之不自持而失身董德也罪出于無可奈何也夫曹公不贖文姬乎知爲中郎女則憐而歸之不問文姬失節也王子高之取劉氏與魯冠局拐者也不然何以娶婦而併及其妹與謂子高非良賤廼逼其妻割髮行丐日取三錢焉何也買良爲娼子高何以自解于父母之前若曰計無復之不得已而爲此不謂之良賤不可也夫聶父母責祥之不能防閑其女罪之是矣獨不能正高縱妻

行丐之罪乎劉清惠表表名賢尚不能動聶父母惻隱之良子高以廣陵游手遯跡西湖顧安所核其闕閱而知其非良賤乎夫天下事平心以處之而已矣今日之事但宜辨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律宜斷財禮不肖不惜與士大夫公處之也幸借重八行于吳父母媿致聶父母何如夫聶父母不忍奪丐兒之婦可謂厚德能推此心于劉清惠公不尤厚乎子高流涕控訴必有一面之詞然劉氏之苦情所爲鞭

笞凌逼之狀聶父母抑或察其覆盆乎夫信則彼此俱真也不信則彼此俱贗也天下事唯平心以處之而已矣說者謂名賢之後與丐兒不可同日例卽稍爲軒輊亦無不可而况乎情理昭然形跡暴著是非曲直必不兩立者乎是在大豪傑或別有妙用不佞但求其平而已矣吳父母處卽以鄙啓達之不嫌唐突餘不盡耿耿

又

蔣侍郎墓事不佞于丙午冬曾面陳顛末實感門下義贖清惠孫女故又推廣德意以不復然之灰久未結之訟厚望賢者次日門下索邑誌不佞以庚辛間黃劉二使君所修誌奉覽迨覲歸而蔣斌之詞進郡邑處分稍有異同兩姓人情各分左右袒而不佞唯不敢出一語蓋公舉唯力是視機緣可乘協力成之先正之幸高帝之靈也否則委諸公論以俟異日數月以來閉門趺坐忽辨帖紛紛猜疑橫及驅扶弱

鋤強之虛名過歸不佞不佞弗辯也適奉明斷謬屬
居間彼此盛氣勢難緩頰展轉踟蹰莫知所報頃者
姚舍親再致手札浚仞曲成至意熱腸癢癢不自持
敢以旁觀一得聊佐末議惟畧其狂愚而垂聽焉今
日之事必先辨賜瑩之真而後可以服臧氏必先正
毆搶之法而後可以服蔣氏夫議侍郎墳者以年遠
無徵爲解不佞直信之曰徵莫徵于邑乘及勘合戶
由也蓋以高帝爲業主以部印部押爲中人以顧司

寇姚京兆爲干証假令長興有兩堯市山國初有二
蔣侍郎百口無辭于臧矣縣斷以一畝歸蔣此一頃
五十畝張本真則無不真也招稱蔣氏子孫零星契
賣卽此一語足破羣疑甚矣老父母之善斷也本府
且據爲定論斌又何必嘔嘔于祭掃無路取證數十
丈之磚街乎執原額而責完數蔣氏意不在山以爲
尺寸稍讓臧銀必且有詞則丘隴之守不固始于一
畝繼七十五畝又繼一百五十畝臧氏內不勝棧豆

之戀外不勝毛羽之惜嗷嗷口舌要亦人情逮勘山之日聚衆喊毆逞兇于老父母前而罪無以自解矣蔣義重傷衣服船隻猪羊品物搶擄而人情洶洶矣二三孱儒踉蹌鼠竄門下至以身爲蔽此天地父母之心哉然而不可訓也遠近睹聽甚不雅也老父母爲地方申三尺緩急操縱必有妙用不佞日夕望之竊又過爲身計吾輩百年強半矣子若孫挾祖父之庇等于朝露閱閱百不逮義門功勳十不逮侍郎試

思名臣馬鬣不足敵豪家數竿之竹貧生鷄肋不足當狂僕一梃之威朝廷符璽不能抵村豎數行之券顧盼身後感愾目前不爲之寒心也哉臧氏過疑不佞左袒于蔣不佞非爲蔣也自爲也抑所以爲臧氏也何者安蔣所以安臧也天下事固有張之而反以弛弛之而反以張機權在嘻笑怒罵之外轉移在呼吸盼睩之頃間不容髮也昔姑蘇坑儒之變發難于凌司空當事者稍稍裁抑達諸生怒心事宜旋定乃

優游坐視激而譟呼鴟張不已禍乃滋蔓司空亦悔
恨于當事者之不早決以爲害我故曰安蔣乃所以
安臧真心愛臧氏者莫不佞若而不虞其以爲罪也
晉叔亡子卽次兒婦翁不佞當錄一紙焚之樞前以
申忠告未有不以芻蕘爲然也然則此事何以終局
曰罪人旣得之後蔣氏之氣平矣向日之辱洗矣斌
宜肉袒公庭先謝越訴唐突之罪次謝晉叔動以至
情臧不惜以地歸蔣蔣何難以名予臧衣冠體面公
府禮法一舉兩全是在老父母指顧輕重先後着間
一加意而已如曰此爲蔣游說者也好名多事者也
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聽
之而已矣恃愛瑣贖主臣主臣

又

家庶母十九歲侍先大夫二十三守制五十六而終
其一畧純脩遠近內外毫無間言學道孫公祖採公
論聞之於按使者以人衆不能盡旌或以弟東林之

黨方在錮籍并爾沉埋未可知也敬錄郡邑公案奉覽門下素篤并州之誼兼附通門之好於浙中當道幸一一獎借弟將更有請于新按使也或以栢舟之義於縉紳家不難然一切竒節貧家恒十九於小星更寥寥何也其故益難言之矣耿馮二公祖於門下舊契更望鼎言臨楮不勝虔切

又

聞操院之推垂涎者攘臂太宰獨以澹然無營委重

門下此又在尋常節鉞外也不佞竊有三幸從來清議出于南中二十年來倒置極矣其故難言哉計後洗刷得門下彈壓坐鎮之屹然砥柱士風當改觀幸一古稱債帥然猶爲暮夜之饋今白晝壟斷矣科抄所謂騙官騙財至百五十人而南中爲甚門下一朝掃蕩貔虎之士必有聞風而至者幸二陪京游棍之藪也羣不逞者各樹窟穴動假勤王之名肆行無忌至士大夫有名者爲之盟主長此安窮不力爲驅逐

卒然騷動手足莫措門下夙懷杞憂必有石畫山中
人日夕手額望之幸三大豪傑作用超出凡庸萬萬
不佞所欲賀不爲交情爲宗社爲世道慙夫之口門
下以爲猶然如昨乎

啓馮先生

久擬以洞山新茗奉獻所以遲遲者意欲借日色曝
之以發其香然過夏數日香畢竟減于夏前未審得
佐清賞否也老師試以姚氏茶品之何如中甫近約

過溪上相期同謁高齋不知自卧樓許弟子暫假十
日否靜坐孤山絕頂看海日升沉雲物聚散酒人游
客歌妓食肆熙熙攘攘自謂樂境不知具法眼者一
切覷破是真是幻了不可執五濁世界中盡作如是
觀卽其沾沾自謂悟者皆達人之所爲夢也老師于
箇中解耶夢耶無歡喜便是罣礙爾摠衣函丈時當
在綠陰最深菖菡初開之候耶寸心縷縷不盡請益

啓鄒南臯

元薦束髮時讀先生綱常一疏以爲功在埋輪請劍者之上鄉往久之丙戌春望見顏色于先大夫邸中心知先生有道者與不斤斤以氣節負也願執鞭者二十有四年矣每欲借尺牘一通姓名竊念獨知之契寸心千古未敢以區區世局妄託有道之門去歲庭翠仲醇二丈道先生時時齒不佞若將進而教之者薦媿非其人也竊有請焉而鹵莽未知所就正竊訝憂世者曰泰道未亨也其原起于人主有所疑于

天下士而心輕之士之戀戀爵祿如小兒啖甘蔗弗忍唾也廉耻喪矣其何以取重于人主有一夫焉洒然思起而一洗之曹議爲亢爲激爲盞爲偏枯則又有立于圓通無礙自號爲廣大而士氣日卑學術日裂堂陛釜鬻日益甚何也吾見夫轍環列國不難舍頂踵以救世而曰義曰命介石之決自如顏淵氏簞瓢陋巷子身外了不相涉而精神原與禹稷合併不佞俯而就世趣而弗甘也仰而思古人而此心茫乎

未有薄也先生拂衣山中如冥飛之鴻獨立塵表其所以砥柱士風表正學術者心獨苦功最巨愛先生者以不出山爲先生惜薦以爲此未可就出處潛見分別也何日摳趨函丈面叩先生所爲安身立命處幸先生終惠教之

又

薦狂驚甘爲世弃久矣先生曲加滌滌至再至三且上及吾師下及亡友海內正人悉皆吐氣而小子願

名其末吾道幸甚借光良多一官其輕者也木之兄歸接手教惓惓下問仰見爲國實心更以東事浚切杞憂小子以爲目前可寒心者有二而東事其標也公太史之疏曰護東宮者爲小人不護東宮爲君子奸黨至今膠固不解近又聞劉儀部云長安以攻逃臣爲小人護逃臣爲君子君父念輕私交情重棄三尺如弁髦視名義爲敝帚士大夫病已浚入膏肓其何能國可寒心者一間閭膏血盡于敲扑更予墨吏

以遠餉之名日剝月削激而爲盜遠近募兵率皆游
手應募時費已不貲又驅之數千里枵腹入死地欲
不爲盜得乎持節者所賚募兵之費動輒數十萬不
以飽壯士徒饜左右谿壑之欲而中原大亂作矣彈
壓乏重臣拊循無慈母江河湖海之積賊一朝與新
激變者合而運道阻江南重地鼎沸矣即使呼韓稽
顙無救于亂况東西南北一時並起乎可寒心者二
薦嘗以懲貪之說進先生于大計時加意洗刷舊墨

吏未盡辜者提問追贓臺長阿私者叅究如故事耳
目一新世道人心勃勃乎有轉移之機矣而極重者
不可遽反聞考選之價近且踴貴此何以故士大夫
筮仕邑令大都寒士不三五年而起家數十萬或百
萬者被害之地及其桑梓耳目毫不可拚也其所以
敢於如此者同鄉同黨必有爲之卵翼者焉譬之賭
博必有庄家譬之盜賊必有窩主據要津而力能變
亂黑白者不可不問也不數年而其人亦且要津矣

要津之中更有渠魁焉橫行撒潑其所漁獵在各衙門奪其事權而凌鑠之如僕隸壟斷十倍於貪令道路之口衙門厮役耳目毫不能揜然而庶人之議無繇上聞於當事者當事者卽明知之而不敢問畏其黨也間亦有形之白簡者而十不盡五其黨又爲之多方營救准之于法十不盡二士何憚而不貪也而苦節循良至今沉淪人何以勸試舉其尤者舊吳興陳公幼學抱衆母慈腸震霹靂辣手拮据荒政所全

活何止數萬嚴絕倖門去任之後矢志孤寒昇其像于郡堂長號羅拜者數百輩輿論久而愈明崇愛遠而彌切濟南二守王在公令高苑已多惠政阻于資格不得行取其守濟南拮据孔道苦行三年卽福藩之國子身撐持所省較前無算上下交薦譽望蔚起金紫且旦暮矣翻然掛冠托跡方外舊長興令濮中玉古貌古心一塵無染請謁不行以調繁去更捐贖數百金爲地方永利止以門戶爲臺長所擯世所

稱寃五臣此其爲最汀州守沈應奎清標異政追蹤
兩漢循良外計時太宰明爲晉江雪憤陰爲已潛通
戚畹譜牒六字報仇悍然重處人人咋舌又借內計
置之不謹頃辱先生一語昭雪然其得罪之故海內
容有未知宜乎銓司之沉閣也用小人輒破例超擢
用一君子卽左右牽制積習之所以難變意或坐此
歟向所寄木之啓小子蓋躊躇數四而後發先生下
問殷殷于前書未之及豈其中有浮沉與抑以公冗

忘之與抑又嘗妄薦通州沁水二公置之中原要鎮
潛杜非常先生默然必其中有苦心難言者今揭竿
者業已狂逞遠近響應卽使二公在事無及矣不知
先生何以處之咽喉中梗變在呼吸其害不止三韓
也朱宗伯之便草此附候并布區區宗伯生平小子
業已稱其大畧矣先生與之共事必知其非浙人局
面也恃知已再申前議以附補牘唯先生寬其狂愚
俯賜採擇臨楮主臣主臣

啓石楚陽

小子某受知先生將四十年矣片言獎借且進而臭味之古人不以感恩等知己世有三公九列爲先生所弃者小子持本來面目以立于風波震撼中如日夕左右卽軼然踈節所以酬知者不在雙鯉也天惠敝邑假重長公父母衽席而覆露之長公清標所以自奉寒士不能堪若下人士仰沐清風如見先生也此猶其小者也長公寬政出于慈腸白衣冠及閭閻

日在春溫中敝邑之感先生是衆母之母也說者曰長公之于先生似前後不同調是皮相者也先生揆大阿于東吳東越猶之乎秋霜烈日也長公化而爲冬日歛而善用其奇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橋梓兼之矣小子老而負氣長公時時恢其褊心引之大道不獨相知亦且相成此不可以頰舌謝也聞貴鄉多故先生亟宜就養邑邸以安長公之心何日解維小子及敝邑父老子弟日夕望之

又

嗟吾伯常羔羊之節子惠之誠二百年一人也雄才
雅量卓識遠畧亦二百年一人也忽焉遭此奇變天
地震動日月晦冥摧肝裂胆者豈獨一城百姓已哉
百年幻影當此國家多故捐軀效命必得一豪傑以
光史冊嗟吾伯常平生自許僅僅以此死也小子所
爲仰天沾襟者寧以無常爲知己痛惜乎卽日擒劇
賊二人從賊十餘人斬首剗心以祭不足摠吾悲憤

萬一傾城悲號道路罷市釀金建祠伯常忠魂當廟
食吾邑朝廷必有非常卹典易名延世或亦可以稍
慰先生所可恨者一二橫議出門墻之口周方伯勃
然按劍文太史姚孟長高司寇劉太僕目前有定評
矣計靈輻江行須俟春杪奉潛行之命先令孝廉公
取陸馳歸一奉先生顏色其詳孝廉能道之願先生
稍節哀思以成伯常大孝執筆揮涕不知所云

與李懋明

門下所部多水兵來君所造舩艫已就緒乎試之有
實效乎弟以爲沿海沿江數郡必有出沒波濤以江
海爲業者善用之皆精兵縱之皆盜得其人不患無
舟楫一切火藥器械皆具進而淮陽又進而登萊水
兵甚多顧駕馭何如爾若中國造船試之外洋不可
用者十九費亦不貲以不練之卒試之于不習之地
未有不敗者也許莊簡造舟于閩以管左伯一言而
止石本兵造舟天津委一張水部而敗近日李夢老
所造之舟何如哉聞飄沒數百艦人與糧飽魚腹者
無算當事者心悔之而不敢聞也山中曾有一老叟
爲弟備數之恐海上人知水兵熟箇中事者不少門
下肯廣詢博訪多募而善用之省造船之資數十倍
弟悔向者不及與知己深言故乘便羽曉曉下執事
未諗芻蕘可採否也伏惟財擇

啓周綿貞

節鉞至雲陽弟適在晉陵道中相知有欲約共迎者

弟病未能也又有以腐鼠相嚇云是舊例無干大體
弟雖沉淪丘壑肯以阿堵爲塗面之具哉謝不敢也
以此遂疎節知已適芥茶新熟緬懷吾兄此物不屑
與虎丘天池爭妍傲然待初夏始芳一種骨梗必欲
以沸湯自滌其泥沙塵垢清真之品超然風埃之表
此亦吾兄臭味也敢擷數莖俟奴奉貢幸汲惠泉新
者手滌而靜品之或卽命來奴試其烹法并藏法乃
見十許年相與真味爾

與魏廓園

不佞骯髒常以狂慙取尤如桑梓至戚門生舊契往
往操戈內向不意落魄中受知仁丈稽生道其狀甚
詳至鄉里相傳以爲怪事不佞自愧何緣得此于大
君子也吉水公起廢一疏仁兄從臾甚力至有借不
根事相污齷者更煩縷析申辨嗟乎長者爲行不使
人疑獨門下於衆口譴訛中較然不疑何也又聞涇
陽公怵於衆口濡遲前却門下又以公義力爭之反

覆思維泚然汗下近仇家陰構中涓借閩縣公以甘心於不佞其流禍甚毒不佞何敢以衰殘之軀與少年競進善哉乎劉光祿之言曰東林出山者十九法堂草淡一丈矣願以鄙人靜鎮之歌先王之風獨行獨寤或亦可以報知己萬一春仲已鼓棹長水緣目青爲崇咫尺玄亭中道而返耑力先布區區將以新茗數莖知仁丈臭味在世外也摳衣請益秋以爲期

與文文起

兄會朱平老度其究竟何如聞毘陵公甚不樂之果否此老於毘陵極其信服不知此却從何處開也幸的示我弟近日以歸季思徐聲遠俎豆事囑朱相公托重新中丞此必公論所快者兄意云何此事須不待勘徑行不然反爲兩貧家累矣又聞中丞問相公云徐生較趙凡夫如何兄會中丞再一從史之向來石楚陽守郡獨抑王百穀不與相見至今稱快蘇松山人游客甚多至有借此射利起家者當事人須開

青白眼也

謝潘昭度

山中無以奉客滿肚皮不合時宜一盤托出門下不
揶揄之乎箋頭佳詠寫時事如畫肝膽才畧咄咄逼
人昨語家弟云潘使君虬髯數莖異日定當旗鼓中
原幸自愛率爾草謝不日容摺衣記室也

復周寧宇

三韓孔棘薦以爲左肩疽發爾憂在膏肓主人旣以

泄泄當事者不急召名鑿而遠市藥種種皆贖物也
費不貲而主人愈疑至投刀匕不復省視而神叢者
幸其可以行吾私徧覓庸鑿自市而元氣耗盡矣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天生伯父不令綱紀四方砥柱中
朝而老于岩穴直令志士拊膺所痛惜者不爲交情
爲世道也旋乾轉坤必屬豪傑曰宵曰庸豪傑之反
也鼠輩且不得比于人其何能國薦恐奸雄一旦出
而乘之豪傑束手雖然亦豈宵小之利哉冬春長安

慮有內變抑或倖免則病滋深不可爲矣伯父其謂之何

又

小子薦年來多病去夏病痰去冬病目一歲中強半蒲團懷想玄亭夢寐左右怒如之裏無以自解頃辱賜翰深感長者注存當今國是日淆恐蕭牆有不測之禍人情叵測大江南北更切土崩之憂山中人且不知爲妻子計何有一官所戚戚者伯父一生大節

八十元老世眼碌碌尚不能借商彝周鼎爲宗社重卽吉水公猶不能知先生何況其他王三善貪邪險猾公論已明羣小各護其黨苦以節鉞奉之反驅入兵戈之中日與九死爲伍造物之簸弄凶人其作用更妙語不云乎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與慶非富貴貧賤之謂也心逸日休饗有令名卽不受世福亦慶也不然布其惡于天下後世三公九列亦殃爾餘生於積者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明矣伯父以爲何如

啓錢繼脩

知已促膝竟日論心山中野人無寸芹之獻止以一片真熱腸供揮塵之資爾莫夜分袂迄今耿耿翁丈隆望卽宜綱紀臺端節鉞重鎮入賀之後當宁當有特簡浚秋握手恐未有期也使翰遠勤犬子更拜大貺道義骨肉之雅非頰舌所能稱謝登嘉祗滋汗悚而已來諭憂世浚衷仰窺石畫鄙意目前大敞有三揆地苦于任怨致名實混淆三尺凌遲論事不顧大

體論人不問大節愛惜少而摧折多至于吾輩自處官重而名節輕顧慮重而擔當輕責人重而克己輕鬻爭諄厲有自來也故卜大典是極難題目極苦擔子關係天下原非一家一人事目前借作一書帕各私其所親有擁戴因有排擊風波何日止祗爲局外人一笑耳翁丈其謂之何弟杜門課子退有餘地與其晚節不終爲天下嗤不若堅卧可以藏拙忌弟者唯恐其出愛之者唯恐其不出皆非知弟成弟者也

弟之抱愧恒以荏苒歲月虛此善根卽此便是地獄不必問因果翁丈何以教之

又

昨接手教弟復留東林四日而尊駕不果至弟竟由陽羨歸矣繾綣之私可勝悵快弟泛觀仕途郡邑不乏循良名中丞則指不數屈卽號名中丞者多銳精簿書期會刻覈于錢穀刑獄至激揚大典往往不憚人意此何以故豈物情叵測耳目難寄毀譽易淆名

實莫辨歟卽良郡邑赫然有聲至臺省銓司輒敗豈向所物色以才不以品歟有品者多負氣間多濶畧才者善脂韋巧于瑣屑處見長以此絜彼無論數不勝匹夫匹婦之好惡與當事臧否相去往往徑庭弟于山中時爲局外之觀竊嘗有所感慨大學之道只重好惡二字其論齊家也極僻者之弊于莫知子之惡論平天下也極過命之弊于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格致誠正之後一或不察不斷流禍尚然危乎微乎

聖人于此其有憂患乎而又况末世之波流哉翁丈
淡心定力箇中情狀作用勘破久矣弟必以名中丞
相期望敢復申其縷縷數百里追隨惟此一段末議
欲面商之惟翁丈留意焉

啓孫藍石先生

薦豎儒爾辱長者臭味國士之感中心佩之薦生平
浮慕張長公賀季真蕙口直腸幸與蒞會長公三十
二杜門薦長二十年知章八十餘乞鑑湖薦少三十

年諸臺省所以成我厚矣雖然願陳一言于左右長
安風波起于士大夫各立門戶初猶激意氣也而徒
黨乘之以角勝而彼我分壘譎者用間用激戈矛起
同室矣諸君子試思樵李富平之隙何自而起一則
抗新鄭幾至殞身一則抗江陵再抗茂苑太原蘭溪
清標勁氣流映千古豈非磊落竒偉兩男子祖宗作
養數百年一間出者哉始何以相信後稍矛盾初志
可覆按也平其氣各化其心一轉移爾而卒相持十

餘年不化豈不惜哉雖然其止于爾我相攜可言也而卒使小人藉口反借以行其間不可言也當今日而能以局外靜觀天下之全局惟先生其敢以此言進者唯薦薦未出山時夙與樵李厚也而近以芟刈羣小快心于計典不覺爲富平吐氣又期富平爲廉藺不爲牛李過望于樵李之同升薦初念原未嘗有南北也而苟觀者欲攜之于樵李則曰附秦欲攜之于富平則又曰附浙而不佞故自如蓋今之君子非

必盡中行也或有一言一行之失焉而其大者總不言爲君子今之小人非必盡至愚及陋也或有一言一行之得焉而其大者總不失爲小人卽以君子評之有終身之長短有一事之得失就一事中有昔宜而今否有跡不亮而裏可原此論人之大較也太上忘情無偏無黨平平蕩蕩其次抑情如鄴侯之于平陽寇恂之于賈復是也捐小以信大矯俗以茹衆古豪傑所以陶冶人羣大畧至今可想見如先存我相

于胷中必合已者是異已者非將讒諂面諛之與俱而胡越輦轂肝膽參商矣禍可勝言哉或曰樵李出勢必引用其黨以快心于秦嗟乎治天下者必先立于不可動搖之地以徐觀人情之變而默爲張弛夫今之秣馬厲兵以與秦爲難者果樵李也哉四明執牛耳崑宣衍其衣鉢去冬諭訛之流皆與我昵而頰首聽命不意其一朝反之也人情激于已甚事必窮于極而不返今日之善劑所以爲異日地爾曰將無

調停乎夫調停者援小人以附君子強君子以快小人如合五金而一之之謂也劑則就君子中化其意見還爲國家用則小人自無所容其窟穴調停云乎哉薦行矣不勝去婦之感敢布其縷縷幸先生默存而虛觀之勿輕以示人察其機之可以進否然後聞于太宰今之勢如操一敗舟歷狂風驟浪中宜舵者舵宜颿者颿宜篙者篙宜挽者挽惟力是視各盡其心焉而止如長年與同舟者怒目反唇而日相諍也

不胥溺不已先生試留此以左券何如臨楮主臣主
臣

又

辛亥之役過辱長者臭味風波震撼中時時折節而
獎借焉千古高誼自媿莫知所報已聞先生正位大
中丞海內正人方想望風采而羣喙嚙啗頓令綱紀
之地豺虎橫行輦轂之下雰霧四塞先生矢介石之
操而又出于和平應之閑雅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先生之謂矣時局變幻其端有二在下者操
戈挾矢日趣于敢而在上者惴惴焉過于不敢其所
爲不敢者則又不敢于庇君子而敢于庇小人不
敢于攻小人而敢于攻君子則下之敢上實成之有志
之士方以弛擔爲幸雖然異日任政之憂更甚目前
有欲弛而不能者馳域外之觀妙環中之應雖守而
淵蓄之漠漠乎蕩蕩乎平平乎不與世競勝負也而
扼要握機有弄丸于脗睫而懸解于耳目意想之外

者寥寥千載宋則韓魏明則文成忠肅今非先生疇
望哉疇望哉薦自挂冠神武入山唯恐不深顧杞憂
發卹時爲流俗所按劍輒又不敢不自信而左右顧
盼無可以告人者敢以請益于先生唯先生爲世道
自愛

啓鮑裏素

兄至今尚未得旨耶當事者不能稍爲兄計何也弟
已釀二泉之酒擲明月峽中茗待兄久矣林居頗得

趣楚騷不云乎鷲鳥之不羣兮固前世而已然何方
員之能周兮夫雖異道而相全浩歌數闕未嘗不樂
又未嘗不悲也恨不得與兄擊筑共攄此懷耳平叔
茹素聞甚疋瘦念之念之

又

來教屢以大心淡心相規弟奉之如東西銘然褊心
尚不能自克是非一念時多憤激熱腸動以古聖賢
豪傑望人此弟真愚亦極厚處時以此見墮自取按

劍嘗記水滸傳中李逵以假宋江事至持刀大罵公
明幾焚忠義堂截倒替天行道旗此是何等心腸若
子路之于吾夫子曾子之于子夏執燭童子之于曾
子聖賢真正學問故有真正朋友受得這一番煅煉
便致身雲霄末世面諛上不能師聖門下不能如水
滸傳中人所以日流日下巴矣巴矣弟之熱腸多口
真是大愚人兄以爲何如豫讓爲智伯報仇智伯非
佳士也士爲知己死千載有光然弟又恨讓不早諫

智氏以速其亡爾此一段公案唯可以對兄言向者
三致書于赤石兄微申此意不知赤石兄能會弟意
否赤石兄所云其鄉大老爲弟者亦不敢當出處有
數長林豐草中自有安身立命處從來無依門傍戶
之豪傑恐此老亦未可卽出出更難也

啓余父母

久擬奉迂騶御稍申尊楹之敬國哀不敢槩行宴會
此裏怒如也僕寒食掃墓遇一瞽者徐貴貧困爲富

僕徐傑方林凌轢異常竊心怪之方攘臂卽欲奔告
攝篆公祖或喻以新父母且至姑忍之傑近與富豪
尹耕訟師米金張槐密謀思先發制主控情誑臺徐
貴孤子餬口無策傑竊主厚貲起家千金操戈反噬
地棍牙保皆其羽翼有力有勢者皆可利餌目今傑
不與貴同舖萬一廢疾之人枵腹庾死所關風俗綱
紀不細伏乞臺下電察霆斷力振頽綱誅鋤奸黨徐
傑身契見在案下家業悉盜主貲口碑昭如日星若

不盡法重懲凡爲主而貧者人人重足矣僕竊附沐
浴請討之義敢以十年蠖伏之踪一旦發憤于臺下
誠以老父母綱常名教之主也當此法守凌遲冠履
倒置之時非大加懲創公憤必不大快陳筠塘公祖
之立誅宋員至今嘖嘖人口敢爲臺下新政一助倘
以僕言過激乞揭此啓于公衢請與通國輿論一評
之

又

三復翰教具服臺下虛平之懷第細閱方林前後告
訴大有可駭夫爲主僕名分攘臂于林者周賓也林
欲告主先發難于賓欲告賓而無名故捏詞于假銀
其實林與賓未識面也林既賣茶于市假銀一人手
卽宜扭賓投詞塘老張槐旣作林硬証其言何足徵
信狀尾埋一徐良其計尤巧訟勝則徐良卽徐良貴
不勝則曰我告徐良未嘗及主也訴詞又云徐良徐
貴昨徐良何以不到官一人分作兩人此必張槐巧

筆臺下以尋常兩造信槐薦以亂臣賊子誅林故不
嫌淡文爾徐貴盛時傑以村童收爲人奴一旦富豪
寸田尺土皆攘主人之有捲擄何止一端吳氏爲主
人婚配貴故必欲其到官林之桀驁目中已無三尺
卽臺下發貴于倉收林于鋪輕重原有淡意今林發
倉而貴反鋪此耳目所共吳氏之不出林之罪非貴
之罪也薦杜門不問戶外事何屑爲鼠輩曉曉辱明
示諄切敢再布腹心老父母以誠心古道待人恐此

中大有簸弄未敢深言也幸臺下細察而密訪之主
臣主臣

復甘紫亭中丞

細閱尊刻二種仰見大君子作用維風刷紀關係世
道人心良匪眇小弟不佞更有一得敢冒陳左右蓋
飭廉敦實誠中近俗膏肓顧廉者必孤立實心任事
者必叢怨雌黃淆于鑠金騏驥繫于鴛乘是以有志
之士未免隨世前却而時事愈不可爲非真正豪傑

力持公論苦心低昂其間寧矯枉過正毋爲積習所
牽則極重之勢必不能一朝而挽古人攬轡澄清計
無急于此老公祖誠有意乎世道幸甚山中日久狂
態不能自持敢爲嘽嘽幸賜採擇

上王岵雲啓

十數年之別肝膽猶然如昨但以過擾爲歉耳陳志
中事極知門下爲舊關使者體面大多苦心第鬼薪
不敢辭解撫院時更不堪敲扑是生而死之也志中

卽死可與葛誠同游地下稱義士使弟得無負心乎
哉志中一足已折若門下以廢疾解或可稍存殘喘
要之弟之苦爲志中與志中之爲地方總不自量鹿
門先生謂田光荆軻兩箇癡人做一塊然哉然哉門
下得無拚口笑乎弟以改阡先大父詣部乞寬限恐
北發在歲杪矣耿耿不盡徒留熱腸與知已作談資

爾

啓錢塘聶明府

夙荷高誼久沐仁風懸惻之懷莫可云喻茲啓故夫
司空劉清惠公麟豫章名族僑寓敝邑清風振于朝
野苦節不芘後昆識者方慨天道無知廉吏不可爲
也頃承陳公祖蒐輯遺編熊父母特新俎豆寧止光
及泉壤抑且寵賁衣冠薦近遊西湖遇一婦截髮行
丐怪其舉動異常詢之清惠公嫡孫劉祥女也言與
淚俱聽者酸鼻歸告其親族迎之至家隨具呈本縣
細審劉祥因荒流徙長女逾笄次女七歲俱爲惡棍

董德王子高局拐穢狀難言苦楚萬狀夫子高而果
丐也良賤爲婚之律在子高而非丐買良爲娼之律
在卽劉祥得價契賣夫寧使之截髮行丐而况乎中
間情狀有不可測識者乎名賢後裔衣冠體面吾輩
誼切狐兔之悲耻同市朝之撻攘臂援手有不奮然
而起者非夫也老父母品軼端木誼重曹公敢布懇
下執事伏惟公斷立遣劉氏幼女令得與長女同歸
出泥塗而睹天日滌積垢以存家風不獨清惠公啣

結而四方慕德無窮已脫疑薦飾詞誑聽熊父母獨
不能相信耶事干公憤嗷嗷不倫統希照鑒

啓韓求仲

前足下行時弟以碌碌不及一譌驪駒爲恨伏讀手
札千里論心此誼難與世眼道也孤鶴賦何必減鸚
鵡哉弟向欲賦羈鶴迄今未就足下先得我心弟亡
能措一詞矣千秋丈近况何似高才與流俗自別俛
首就時菟此壯夫不屑然不淺不淺自有妙境彭澤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時蕪最佳處也幸二兄
一思弟言弟山中滋味日長呼牛呼馬業已任之但
不能作違心面孔自附得志耳秋風振翮翹首燕雲
不勝延佇

又

山庄促膝與知己把酒雄談大是快事獨以過費庖
人爲悵弟落魄傲然獨往來論獎借大過夫弟何敢
望柴桑鹿門哉乃世方設鼎俎相待何云姍笑也歲

莫百冗蝟集每每熱腸空有麥船佐人之想常爲僕
輩所嗤室人交謫弟時以退一步法解之曾有小咏
云莫道野人無活計床頭有酒案頭書所謂未能免
俗聊復爾爾世態日趨日下雲雨翻覆風波嶮巖令
人寒心到底碌碌空忙無益毫髮弟近爲山中菟裘
復作數椽隨緣度日不復作子孫計故爾孟浪而愛
我者更相勸解痴人面前說不得夢然哉然哉足下
襟期意氣自是古人然豪傑肝膽須以聖賢學問實

之方有究竟俟足下涉世稍久自當驗之弟非汎汎作道學迂濶語也曹尊生樂予拙近過弟所爲十日飲二兄皆有心人孤燈擁絮攘臂劇談良是人間樂事惜足下不在座一鼓掌耳令愛出痘無恙甚慰而席之兄乃有西河之戚何也此際正用着天竺法一切解脫幸道相念

又

得吾兄大魁報令人喜之欲狂然不以人世浮榮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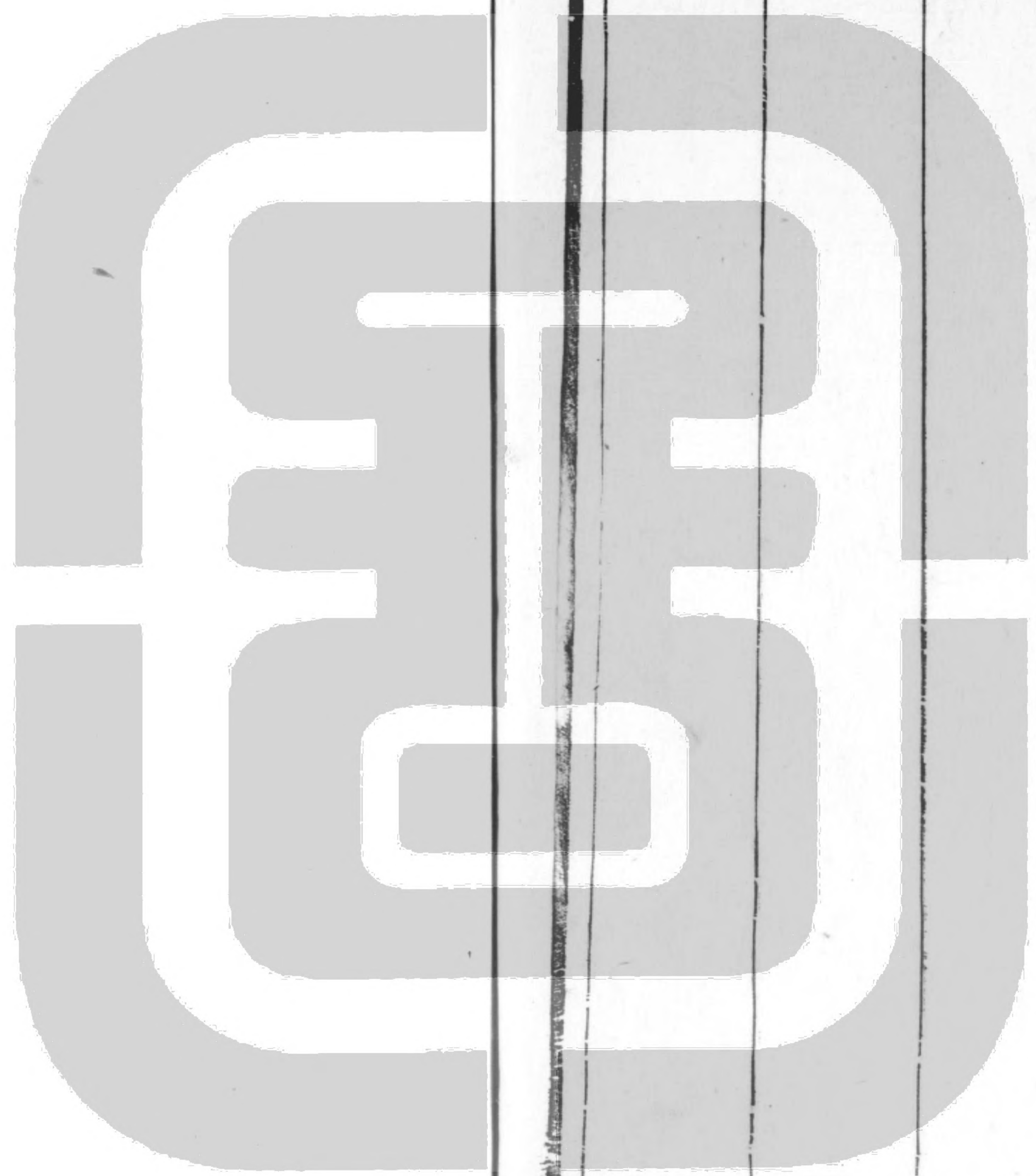
賢者沾沾簡在出自聖裁泥金之報二親躬逢其盛此古今之罕邁也弟不敢附賀客之塵以筐篚致記室而願以一言之規所望于知己誠大且厚願足下自愛自愛擇交游屏聲色杜門讀書屹然中立虛靜中自有得力處願足下自愛自愛弟之量移已爲非望况敢叨冒清曹聞王襄白兄王弘陽先生推轂甚力弟誠不知何以爲報王外母八十一歲矣孤孀無力弟誠不知何以爲報王外母八十一歲矣孤孀無依相傍不啻祖孫聞弟將出山終日泣涕弟忍于絕

裾如先慈末命何

又

弟嘗謂兄文如鄧定宇先生不意長安亦有具隻眼者總之吾輩精神旣透千古未嘗無知己何論當世雖然弟更以文潔人品期足下也畏途如百戲場中有獨坐漢魍魎自消矣做門生董一鶚北來赴盛太史之招卒卒作此數行不復作世套語知足下猶然故吾也董生業春秋係做鄉同年之子客游燕市非

一佳館穀不能安儻供大君子唾餘便令寒士生色幸不惜齒牙足下憐才夙心不減于弟也留意留意



卷之九終

